



近古史談序

大槐文庫



讀史就古人所為。措身於當世。照事於
今時。反覆推明。以思所以自處之者。然
後質之同志。商確討論。判其是非得失。
而自得於心。則其有益於學者。豈鮮少
云哉。社友大槐君士廣與余往來親善。
每相會。討論古人事跡。率無虛月。近者
士廣袖一書來示。余受而觀之。采輯近

古明君賢相英將勇士之事跡言論足以傳者錄為二卷。曰近古史談。其事則往往所嘗與論者。未必為異聞。然以士廣之才之筆錄之。則使當時情態躍然如親接其事。覽過之際。不覺稱快。余於是乎有所深慨。夫近古明君賢相跋涉山野。從事干戈。梯風沐雨。抑亦可謂勤也。而志氣之壯。謀慮之周。足以撥禍亂。

而興治化矣。今則昇平二百餘年。士民苟安。飽食暖衣。優游逸居。是不可不思其澤之所由乎哉。然治之與亂。盛之與衰。猶糾纏之互旋也。其不可以無事為常也昭昭矣。然則讀此編者。能措身於當世。照事於今時。反覆推明。以思其所以自處之者。則亦足以奮然興起。脫時習而壯志氣矣。士廣之所以寓意於是編。

者。豈徒然乎哉。

安政二年龍集旗蒙單闕仲春下澣

讚岐

河田興撰

近古史談序

春首南風揚沙。破窓簌簌。塵全滿几席。頭
涔涔痛。偶士廣袖。此卷未示。屬余題言。讀
其英主猛將之事。如耳啞。叱咤吐風噴
雲之聲。讀其武夫悍卒。畸人俠客之事。如
自橫槊舞劍。扼腕揚眉之容。讀其忠士義
臣。猶介節烈之事。令人想整襟正色。琢廉
礪隅之狀。於是拍案呼快。命爵引滿。頭風

頓愈。憶昔從山陽賴氏於京師。晡間侍酒。縱談前古英雄事蹟。以為常。嘗曰。余弱冠游江門。在尾藤二洲塾。翁杯酌間。好說戰國事。醇乎篤行君子。而其中乃有如此者焉。余曰。亦非由有所謂日本膽耶。士廣研經之餘。磨才硯墨。蒲洒風流文士。而兜牟氣像。見于毫端如此。亦無乃此之由乎。夫左右文武者。姚姒子姬之教皆爾。而我

民之於武。獨有不待教者焉。加之以學。健而順。質而義。以奉公守官。衛社稷。保黎元。此所以萬古一姓。表東海而雄於寰外也。嗚呼。可尚哉。

乙卯端月念三日鹽谷世弘題於鷗林巷
九里香園

近古史談目次

卷上

了伯聽平語

右府營皇宮

倒勳杖

藝侯戒諸子

烈奴

厨人坪内

右府察微

織田公納諫

謙信陷私市

破缸柴田

稻葉一徹

山内氏妻

善射者某

森蘭丸

光秀反形

設姓曰木下

石田三成

小田原之役

如水誅新六

豐公賜鎧忠勝

利休之靈

酒井善左衛門

太閤觀五老刀

拏鞋奴

歌人幽古

島左近

花房職之

勇婢

關白誅利休

征韓之役

悍卒

太閤薨

加藤嘉明

恠猿

分以ル吐條
在卷下

福尾勝兵衛

卷下

伊田之役

鈴木久三郎

長秋之役

大旆次小山

塙團右衛門

飯田覺兵衛

戸川肥後

石川八左衛門

本多重次

濱松夜話

關原之役

宥平塚越中
 避雷符
 雞僧三條
 老嫗失火
 止引水役
 一生四十八戰
 今將軍謹厚
 霹靂手段
 彗星見
 太田某
 賢媪
 紀侯生母
 南龍公
 阿閉掃部
 杉田壹岐
 天野清節
 内藤勇斷
 成瀬奇獄

大窪佳謔
 宇都宮大和
 太田忠兵衛
 奇童
 甲賀孫兵衛
 節婦
 義巧一
 義巧二
 計七十二條

近古史談目次

叙事瀟灑。議論明快。
有足以震起日本膽。
而奮發丈夫洲氣者。
可謂偉矣。

乙卯如月

昌谷碩題

近古史譚引

蠻帆退矣。海警消矣。吾公亦解嚴以歸本藩矣。
於是外事有閒。筆硯可親。乃掃一室。整頓圖書。以
就舊業焉。竊謂雖秦平依舊。而絃誦之聲。非復昔
日。與其潛心經籍。不若游目史編。以備他日參考。
遂取天正慶長間。稗史野乘。日夜翻閱。稍覺快暢。
逢其英主名將。猛士悍卒。駭勇節烈之事。不堪感
激扼腕之情。隨讀隨筆。旁及庶直狷介之士。而各
條下之論斷。以寓鄙見。五月至十月。得七十餘條。

乃逐世代編次之。題曰近古史譚。嗚乎。身在至盛
極治之日。而尚論戰國兵馬搶攘之世。亦非得已。
讀斯編者。或察余微意所在。則庶乎鞭策游惰之
一助云。

安政紀元臘月念一日寧靜子識時年五十四



近古史談卷上

東奧·大槻清崇 著



了伯聽平語

佐野城主天德寺了伯。仕北條氏。有驍勇之名。嘗招
瞽師善琵琶者。演平語。瞽師為唱二曲。一係佐佐木
高綱事。一係那須宗高事。了伯每聽一曲。嗚咽歎歔
而不止。他日從容問左右曰。昨聽平語。若何。皆曰。甚
可樂也。但所演皆係赫赫功名事。而君獨泣不已。何

也。了伯聞之仰天太息曰。吾今而知汝等不足為我
用也。顧高綱之辭。兼倉公乞其所愛名馬。而約先登
於不可必之前。其心固無生還之理矣。宗高立馬於
兩軍屬目之中。而射扇眼于海波數百步之外。不幸
一發不中。唯有自刎以投於海耳。吾推究二子心事
至此。則感慨悲壯。不自覺涕淚之交乎睫也。今日弓
箭之士。果能以二子之心為心。則何戰不勝。何功不
成。汝等乃曰。見其可樂。不見其可悲。吾是以知其無
能為也。

寧靜子曰。古人云。以活眼讀活書。天德寺氏之聽平
語。可移以為讀史之法焉。

織田公納諫

右府信長幼放縱。動止不常。其傳平手政秀。驟諫不
聽。政秀憂憤之極。留諫書一封。而自殺。於是信長大
感悟。改過厲行。益講武事。遂東征西伐。誅叛撫服。及
天正中。定天下太半。威名藉藉。子京畿。近臣或獻媚
曰。曩中務不察君之成大業如此。而早自決死。何性
之急也。信長作色曰。言何妄。當初微中務一死之諫。

孤何以得執弓箭。以至乎此。孤之所以能至乎此者。悉皆中務之力也。抑諫臣之死者多矣。至自死以諫。其君如中務者。今古未曾有見聞之也。汝乃目以驟急。不唯無禮於中務。使孤追悔感感不能已。汝言之妄。不亦甚乎。

寧靜子曰。織田公天賦英資。縱無政秀之死諫。豈終身昏迷不自悟者乎。侍臣之獻諫。亦非無謂也。特公不受。以為已功。而專歸之政秀。一激之力。君德之美。洵可嘉尚矣。抑公中道不令終。雖如可恨也。然臣秀

吉繼乃公遺業。盡成其所志。則太亂削平之功。不得不歸之織田公矣。嗚乎。不亦偉哉。

右府營皇宮

足利氏之季。宮闕之類廢極矣。有傳當時古老之言云。茨牆竹柵。無復門關。羣童日來階下。搏土塊以為戲。時揭簾窺戶。聞如無久。而公卿之窮阨殊甚。近衛公國歌會。盛饘團於三方盤。以供客。盤板煤蝕。深墨如漆。有人謁常磐井公。時方盛夏。而公無禪衣。直纏致。慙於體。以見其人。其瑣尾如此。及織田氏之興。則

營宮禁。辨供御。舉廢典。續常職。然後煥然始有可觀云。

寧靜子曰。應仕以還。大亂極矣。天下侯伯。爭地以戰。惟利之視。名分紊而私欲橫。誰復問乎宮闕之廢興。當此之時。不有織田公。太節高義以尊。天子則蒼生何由觀皇室之再造乎。而今日恭順之美。盖有由來矣。嗚乎。如公者。所謂知時務之俊傑者。非耶。

謙信陷私市

武州私市。據夾塏為城。有太澤繞其後。地勢頗壯。越

侯謙信圍之。而未能下也。偶騎馬候城中。其牙城接支城處。架以篋橋。橋上時見白衣人往來。影落在水面。盖此時婦人夏服。多用白衣黑章。謙信因謂是必質子童女在牙城者。出而逍遙也。於是使其臣柝崎和泉帥師門於前門。城兵謂敵來萃焉。戮力捍禦於此。謙信乃遣人城後。壞旁民舍。編其材為筏。浮之澤中。大噪而進。城中童男女果大驚。號哭避之。支城城兵在前門者相驚曰。牙城有反應者。不可逃也。或自殺。或出降。不損一士。而城遂陷。

寧靜子曰。杉霜臺以雷轟電擊之勢。逞此小技。兩所
謂捕兔亦用塗力者。

倒斃杖

甲侯信玄將與謙信和使長遠寺僧某往說焉。謙信
延僧而問曰。甲斐之臣有向井與左衛門者乎。曰有。
其人有刀瘢乎。曰有。在於面。謙信歎曰。昔川中島之
戰。渠自呼姓名。槍鏃我背後。吾反顧一擊。斬其面。意
爾時既傷死也。今尚無恙耶。乃出綠綿戰袍。有槍痕
者。附以一簡。使僧贈之於與左衛門。世謂之倒斃杖。

寧靜子曰。我聞謙信氏身不甚長。行步曳踵。其臨戰
也。着黑綿袍。戴小鐵笠。提三尺青竹杖。以指揮士卒
耳。由此觀之。其人瀼瀼落落。可想矣。若夫賜勳狀於
敵我者。以賞之。亦其襟懷豁如之所致。豈出于結親
逆禿之下策耶。

破缸柴田

永祿十二年。柴田勝家為織田氏守長光寺城。佐佐
木承禎圍而攻之。遂破其外城。勝家退保牙城。防戰
甚力。偶有人告佐佐木氏者曰。此城乏水。若絕其汲

路。城可下也。承禎悅從之。城中果困而未變其旗色也。承禎恠之。乃託和議。納平井某於城中。勝家將出接之。平井請盥手。勝家命盛水於巨盤。使二人左右捧而致之。平井盥訖。則棄餘水於庭。無復愛惜意。平井視之色然而歸。既而儲水殆竭。勝家度不可脫。會諸將士。置酒訣飲。時問以餘之水。則僅二斛矣。勝家呼眉尖刀。以其鏃縱破水缸。以示必死。衆曉開門。吶喊潰圍以出。佐佐木氏兵。以其出不意。狼狽擾亂。不可復止。勝家乘機衝突。斬首八百餘級。使以獻之於

岐阜。信長大悅。賜勲狀以賞之。世呼勝家為破缸柴田。

寧靜子曰。柴田氏破缸之舉。以謂死中求活者。非胸有成算。何以至於此。若其失二斛水。而獲八百級。亦惟斷成之耳。

藝侯戒諸子

藝侯元就病將死。致諸子於前。呼取箭數條。一如其子之數。乃手自紉為一束。極力折之。不能斷也。單抽其一條。隨折隨斷。因戒曰。兄弟猶此箭也。和則相依

濟事不和則各人各敗矣。汝等銘心勿忘。次子隆景進曰。夫兄弟之爭。必起於欲。棄欲思義。何不和之有。元就悅以為然。顧餘子曰。宜從仲兄之言。

寧靜子曰。詩云。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蓋兄弟之情。不難急難相救。而難於安寧相保。果能從藝侯父子之言。豈不足以全棣萼之情乎。

稻葉一徹

稻葉伊豫守一徹。既服從織田氏。而信長意未釋然也。乃設茗讌。延之茶室。竊使其臣三人。託伴接以圖

之。一徹從容入室。朗誦壁間所挂詩曰。雲橫秦嶺家安在。雪擁藍關馬不前。三人就問其義。一徹一分解。并說其典甚詳。信長隔壁傾聽。忽然走出。謂一徹曰。我初謂汝一武勇男子也。今乃知其有文學如此。猜疑之心頓消失矣。一徹頓首而謝。於是命三人各取匕首於懷以示之。一徹亦袖裏出一刀。筭謂三人曰。今日之事。僕亦期不徒死耳。

寧靜子曰。嗚呼。一徹氏在人刀俎吾魚肉之際。而能從容以免乎。萬死者以其善解文字。演說古人之詩

耳。信乎有武備者。必不可無文事也。

烈奴

稻葉豫州之奴。有忤旨抵罪者。臨刑輒轉號泣而不已。吏問汝畏死乎。奴忿恚曰。吐吾豈畏死者哉。吾唯恨不伸一臂於君前。以雪冤耳。豫州聞之。遽令曰。急解縛。奴苟以為冤。我將甘受其報焉。吏乃縱遣之。居數年。豫州病死。既葬。奴走詣其墓。復泣曰。奴久欲遂宿志。而屢失其機。遷延至此。今則已矣。吾今日而不死。君必以奴為畏死苟生者。奴為天下耻之。遂屠

腹其旁。出腸以死。

寧靜子曰。烈哉。稻葉氏之奴也。假令其出于士流。則世必以為田橫之客。豫讓之流也。嗚乎。戰國猶今。不屈之民。寧可以太平游惰之情測之哉。

山内氏妻

山内猪右衛門一豐。始筮仕。織田氏也。適有東國人來。販名馬者。安土諸將士。皆驚其神駿。然為價高之故。不能購也。販者將牽馬徒還。一豐見之。不勝流涎。歸家獨自嘆曰。痛哉。貧也。我當事君之初。獲此名馬。

以見主公者。不唯一豐一人之榮。抑亦織田氏之榮矣。其妻聞之。就問價。曰黃金十兩矣。妻曰。夫君必欲獲之。妾能辨焉。乃取金於鏡匣。致之一豐前。一豐且喜且恨。曰。比未窮困之極。或恐及卿顛覆。而卿絕不言有金。何卿之忍耶。妻曰。夫君言亦有理。顧昔者妾之來嫁也。妾父自納之鏡底。戒曰。汝勿以夫家貧。故費此金。必也有關。夫君一大事。然後用之。妾聞近日京師有簡馬之舉。今夫君而獲此馬。是一世之榮。而所謂大事。無乃此耶。是以敢爾。一豐泣而謝曰。卿之

惠也。岳翁之恩也。遂購其馬。無幾。簡馬之期至矣。一

豐乃騎而入京。

○風骨峻爽。奮鬣一嘶。

信長望見。大驚曰。猪右何所獲。此衆

乎。一豐具告其故。信長歎曰。我家多士。而不能購一

馬。洵為上國之耻。汝落魄歸於我。乃能為此。非常之

舉。以一洒我耻。武夫用心。不當如此耶。一豐釋褐五

百石。於是增為千石。遂以見任用。

寧靜子曰。後來石賊之反。山内氏夫人。襪書為笠。絳

馳使告一豐。一豐得之。不辭而獻焉。異日獲廿四萬

石之大封。職此之由。山内氏何婦家之福多耶。

厨人坪内

三好氏之亡。厨人坪内某。囚於織田氏。菅谷九市原
五。為說信長曰。渠不唯善調理。七五三宴饗之式。皆
能諳之。宥以為厨宰。可矣。信長曰。且使渠調朝食。吾
將試其佳否。以決之。於是進膳。用三好氏法。信長一
喫。投箸曰。此水臭物。何足以供吾口。坪内曰。請復之。
彊而後可。翌日進膳。極其醇醲。信長每品啗。食曰。佳
味佳味。天下之良工也。即日赦而祿之。坪内退。詔人
曰。昨所進係第一等調和。君以為淡泊無味。今日所

進。特第三等品味耳。而反以為適口也。顧三好氏五
世。歷仕幕朝。助天下和羹。故調理獨要第一等風味。
而公則不然。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信哉。

寧靜子曰。坪厨宰有揚舊君抑新主之意。以此仕猜
忌。無以吉法師。殆乎哉。

善射者某

織田氏臣。有善射者。信長聞之。欲試其技。為設演
射場。卜日往觀之。餘士皆多中。某終日而射。率不能
中也。信長不懌。歸而嘆曰。所見不稱所聞。人言果不

足信耳。其後國內土寇蜂起。勢頗猖獗。信長自將討之。衆逡巡不進。當是時。某直進立信長馬前。引滿當歎。縱橫放射。率無虛箭。寇為之卻走。信長於是歎曰。有是哉。渠之深於技也。嚮之不中者。非不能中也。欲養餘力。以收異日之功耳。諺云。良鷹藏爪。猶信。厚賜物以賞之。

寧靜子曰。同一弓箭之士也。戰國之人。與秦平之士。趣向之異。何其甚也。今日紉袴之子。射大的於數十步之外。以冒區區賞賜者。使其當變動不測之敵。果

能不惶惑失度耶。然則如織田公士。洵百世士人之標準也。

右府察微

信長嘗自剪十指甲。使侍臣收其剪餘。侍臣搜索左右。久而不去。信長問。汝何故不退。答曰。剪餘既得。九而未見其一。信長為起拂兩袖。則爪片墜者一。信長大賞之曰。人之用心。當如此緻密。又嘗召侍臣。至則曰。事既辦矣。無復用也。侍臣徒爾而退。少選復召一人。亦如此。最後一人應召而往。伺候良久。亦復不命。

事。侍臣將退。顧拾席間所遺塵埃以出。信長俄呼止之。曰。坐吾語汝。凡進退必有機。見機而動。是為軍之善謀。汝如今之退。可謂能知兵機者。

寧靜子曰。右府公以忘克之質。察入於細微之末者。如此。織田之門。無懈惰不警之士。蓋以此也已。

森蘭丸

信長近臣有森蘭丸者。謹信而聰慧。右府甚愛寵之。嘗欲驗其才。命闔前堂紙障。蘭丸諾而往。則障闔矣。乃緩開而緊闔之。然後反命。信長曰。障果開矣乎。曰。

闔矣。然則其晏然有聲者。何也。蘭丸跪對曰。君命臣闔紙障。若視其既闔。而徒然歸。則君之命廢矣。臣恐諸臣之或不敬君也。故謹開而闔之矣。又嘗奉信長刀在側。刀鞘黑漆。有款紋數十條。蘭丸潛料記其數。信長覩知之。而不言也。居數日。集左右近臣。撫其刀。謂之曰。有能暗射鞘上款數者。乃與此刀。衆爭射之。不能中也。蘭丸獨默不言。信長問。汝何故不射之。蘭丸謹對曰。臣嘗料記其數矣。今如為不知者而中之。是賣主公。以貪其賜也。臣心所深耻。是以不敢。信長

悅其誠慙不欺。賜以其刀。後蘭丸察明智光秀有異志。竊謂信長曰。臣視光秀方食失匕箸。是其志不在小。必將行大事也。不及今誅之。後悔靡及。信長以為讒而不用。無幾果有本能寺之變。

寧靜子曰。以右府之猜忌。而不嫉蘭丸之聰慧。亦以其有誠信足感久者耳。抑不疑他事。而疑其有讒光秀。則右府之祿盡也。嗚呼。養豺狼。而自遇其噬。右府之不令終。將誰咎乎。

光秀反形

明智光秀治丹之龜山也。新築一城於山北。號曰周山。蓋以自擬周武也。羽柴筑州性豁而言傲。光秀則謹愿而多遜辭。筑州謂光秀曰。人云。汝夜城周山。將以謀叛。信乎。光秀冷笑曰。公幸勿費無用之辭。天正十年五月。光秀謁愛宕山祠。遂會于西坊。為連歌。歌人紹巴至。則卒爾問曰。本能寺湮深幾尺矣。紹巴愕曰。君不畏天耶。何為謀此不順之舉。於是反形始顯。然云。

寧靜子曰。英雄之在亂世。其有逆節殄行。勢也。不必

一一苛論焉。特其不忠不孝之罪。人欲容之。而天未嘗少假也。不見逐父篡國信玄乎。不免於微卒之暗砲。不見弑君奪位光秀乎。不免於賤民之竹槍。夫暗砲之戮。竹槍之誅。果然天網。疎而不漏。而况光秀之罪。又兼負殺母大不孝者乎。

又曰川上某者。盖光秀小臣也。本能寺之變。執角弓射右府於堂上。中之。其第六日。喪心而死。時謗語曰。鶴來刺額。痛甚。痛甚。是亦天網之所不漏歟。

穿鞋奴

尾州愛智郡。有中郎里。里分上中下為三村。日吉者。其中中郎之人也。天正五年正月朔。日出時生。故名日吉。年甫十六。齋其父所遺永樂錢若干匹。以出鄉里。多買廉線針於清洲。而來津島之市。以其針易糧食與草鞋。遂往濱松。買敝綿衣以行。過久能城守松下。嘉兵於途。嘉兵異其貌。使以問其鄉貫。日吉具答以實。嘉兵乃携以歸。為換其服。并以袴與之。初雜處之奴隸中。既而擢為內豎。舟之衣服。畧玩其出納。日吉機慧而敏捷。凡所使令。無不如意。嘉兵甚愛用

之。而儕輩之舊者。皆嫉之。竊匿其主器玩。以誣日吉。如此者數矣。嘉兵知其無罪也。憫之。為與永樂錢三十匹。以遣歸。日吉於是資其錢。以往清洲。夤緣其鄉人仕織田氏者一若。以為擊鞋奴。無幾為小人頭。改名藤吉。時年十八。

寧靜子曰。小瀨甫庵太閤記云。嘉兵付金五兩於藤吉。往尾張。以買胴圓鎧。藤吉攘其金於途。資以仕織田氏。今閱松下環翠氏所記。與此大有異同。不知孰為實錄。姑書以備考據。雖然。區區小節。何足為曠世

英雄輕重哉。

設姓曰木下

日吉之幼。習字於橫笛山光明寺。寺之對門。有三島神祠。祠前大榎樹。枝葉繁盛。偃蹇蔽數十步。日吉素個儻有大志。不屑學文字。每聽師僧來。游戲此樹之下。及後仕織田氏。列士班。自設姓曰木下。實本此樹。光明寺到今傳其說。

寧靜子曰。明史有云。日本故有王。其下稱關白者。最尊顯。時山城州渠信長為此職。偶出獵。遇一人卧樹

下。驚起衝突。執而詰之。自言為平秀吉。驕捷有口辨。信長見而悅之。令牧馬。名曰木下人。是傳會之最可笑者。但疑豐公之自作。姓曰木下。必有所由。及得此說。意始釋然。因附記於此。

歌人幽古

織田右府之遇弒也。筑前守秀吉既與毛利氏和。兼程東上。討逆賊光秀。逗姬路者一日。盡收金銀。以為軍資。署分既定。是夕浴罷。呼堀久太。詰之曰。此城無用守備也。吾將一擲賭天下。子以為何如。久太曰。然。

以僕觀之。潮候正好。勢不可不揚帆。有善和歌者幽古。進曰。譬之芳山花盛開。安得不一往而觀之。黑田官兵衛自旁贊之曰。縱欲觀花。時不至則不能矣。今也風旋兩坼。自嬌招久。時乎時乎。宜以此役為觀花之始耳。

寧靜子曰。復讎之舉。以順伐逆。天人共與。誰能禦之。今觀三人之言。當時光景。千載可想。其一戰鷹揚。勃然以興者。何足恠哉。

石田三成

豐公秀吉嘗放鷹於野。渴甚。拔一僧寺。乞茶太急。有行童進一大碗。茶微溫。盛到七八分。公一喫。稱快。更進二碗。少熱。不滿半碗。公徐喫了。又要一碗。於是代以小碗。太熱。不可遽口。公愛其才敏。請之住持僧。携歸以為小臣。漸愛寵之。後竟列為五奉行。石田治部少輔三成是也。

寧靜子曰。石豎子一生所為。不出于此技倆。所謂小入可小知。而不可大受者。豐公乃大擢用之。竟誤國家大計也。知久之難。孫郎之智。且有不免欬噫。

島左近

石田三成封於水口也。豐公問曰。汝得人焉乎。曰得一人焉。曰島左近。公曰。孤亦聞其驍名矣。是豈以薄祿仕汝小家者乎。三成曰。臣封四萬石矣。今割其半以與之。是以能留耳。公歎曰。君臣同祿。古所未聞。汝而能為此偉舉。渠亦感激報之也。必矣。乃召左近。賜外套一領。以勉之。

寧靜子曰。近世侯國之臣。有分二百石之半。養流落歸化之士者。世傳以為美談。况以一城之主。待其臣

之厚如此。則天下之士。孰不願仕其家哉。後人不以
其人廢其事。可也。雖然。三成此舉。所謂不可無一。不
可有二者。

小田原之役

天正十八年三月朔。關白豐公自將步騎十七萬。東
征北條氏。前隊諸將先發在駿河。內府信雄軍於三
枚橋。東照公軍於長窪。二十六日。豐公率諸軍至
駿河。內府照公與諸將士迎之浮島原。關白被緋
甲。戴唐冠。帶金粧太刀二口。執彤弓。騎金甲馬而來。

扈從士皆異樣戎裝。鮮麗奪目。而茶筌背旗。幡叟裝
束尤奇異。可駭云。既而關白過二公前。忽然下馬。撫
刃揖二公曰。聞卿等異志。有一角闕耳。疾起決雌雄。
信雄赧然無言。漸汗浹背。照公則徐進。颺言於衆
曰。當出師之初。先擬一刀於此。實是行之大慶。敬賀
敬賀。諸將士同聲拜賀。關白乃超乘而上。揚揚鞞鞞
以馳。衆莫弗感歎。照公勇智。

寧靜子曰。豐公在千兵萬馬之中。能籠罩群雄如此。
而內府怯懦。照公沈勇。早已筭定於胸中矣。他日

八國之封。遠地之謫。蓋皆決於此焉。想見當時公目中既無關左。而視社條氏。不啻狐豚也。

花房職之

豐公圍小田原五閱月。未降也。偶有客過公營者。時燕樂方作。鼓笛之聲喧于耳。客大聲罵曰。何物愚將。作此大恠事。今也勁敵在前。不知所以攻之之策。而惟燕樂是耽。非愚將而何。衛士呵曰。汝何為者。醉而顛耶。抑喪心耶。客怫然作色曰。身是浮田氏客。花房助兵衛職之者。不敢顛矣。又不喪心矣。抑大將在軍。

以游惰娛樂為大戒。而今沈溺如此。醉顛喪心。大將自道耳。直唾其門而去。衛士忿恚。訴之奉行長東大藏。時樂局已畢。諸部伶人以次退散。大小諸侯與觀者亦皆將辭歸。大藏投間入白。豐公聞之也。怒甚。遽呼曰。秀家安在。秀家倉皇入謁。則盛氣厲聲曰。汝客花房某。敢慢罵我。夫匹夫而議天子闕白者。其罪當大不敬。汝速歸處之磔刑。否則汝罪亦不赦。秀家恐惶拜命而出。行既數百步。公使入呼返曰。花房言雖可憎。既非面刺。唯刎其首可也。秀家將退。則復止之。

曰。渠是汝客。非汝臣。宜待以士道。賜之自盡。既而沈吟數回。終謂秀家曰。卿且少進。孤熟思花房言。亦大有理。顧孤之為此。未必為娛樂。將欲使敵供於防禦。而速其納降耳。雖然。從征諸將。皆畏孤威。不敢出一語。渠乃匹夫而言之。膽畧可想矣。昔青砥藤綱微時。牽牛過鎌倉之府。時最明寺時賴盛行。千僧供養會。藤綱笑曰。鎌倉氏佛事。水中牛糞耳。府吏聞而詰之。乃曰。方今飢餓之民。未蒙恩恤之典。而徒施乞丐之徒。夫牛糞於圃。尚可以滋菜蔬矣。今糞於水。涓滴無

益於物。所以以也。時賴感其言。即日擢為奉行。于今傳為美談。今花房言。雖失過激。而孤之明獨不若最明寺可乎。卿其疾歸。奉花房為軍師。永留之幕下可也。秀家歸如其言。後果有小田原之捷。寧靜子曰。豐公為人。急暴粗率。其處事先迷而後覺者。往往如此。譬之雷霆之轟。暴厲迅疾。天地唯恐崩。而兩霽雲開。碧落一洗。未嘗不灑然也。嗚呼。是其所以能駕馭羣雄。而速得天下也歟。

如水誅新六郎

北條氏老松田尾張。在小田原圍城中。私因堀秀政。納款於豐公。既而秀政卒於軍。乃因黑田如水。初尾張有二男。長子新六郎。冒笠原氏。次子左馬介。獨不從。父逆謀。父怒幽之一室。左馬介貨監者。以鎧櫃自盛。入告北條氏。氏政執尾張誅之。二子蓋未及誅。而和議敗。氏政出降。豐公乃命如水。誅左馬介。如水詐為謬。其聽者。舍左馬介。誅新六郎。公召而詰之。如水偽驚曰。殿下命臣誅尾張之子。臣以為新六郎。而殺之。今悔之無及。雖然左馬介不孝於父。而於君則忠。

新六郎負累世之主恩。陷父於大惡。此則不忠不孝之大者。誅之亦不為失刑耳。公笑曰。跛躄郎又復瞞人耶。乃置左馬介不問。左馬介後仕前田氏。食五千石云。

寧靜子曰。如水之誅新六宜矣。何不并左馬而戮之。若謂其心可悲。則說而使自殺。可也。夫忠孝不兩全者。以其身在不得已之地也。安有躬自使其父被顯戮。而已獨飲啄宇下者乎。至其臘仕大藩。溫飽終身。則可謂無廉耻之甚者矣。

勇婢

處士孫助家。有一老婢。蓋小田原之亡。掠來供使役者。然未詳其為誰氏女。宅外有竹林。林中一廁。每暮夜有恠駭。人莫敢往焉。獨婢往。未嘗見恠云。一夕更深而往。暗中忽現一雛僧。視婢佇立冷笑。婢一喝捕之。而入宅。點火視之。則一大老狸矣。婢罵曰。汝毛族。敢魅萬物之靈。手搏殺之。一家驚歎。孫助曰。我嘗意渠將種也。今得其實矣。迫詰其姓氏。則北條氏將鈴木大學之妹云。

寧靜子曰。觀一婢所為。而知北條氏養士有素矣。夫豐公以天下之兵。合圍半歲。僅能滅之者。良有以也。

豐公賜鎧忠勝

豐公既滅小田原。引兵而東。將征奥州。次宇都宮。時本多忠勝伐土寇。在總之廳南。公差久致之行營。一日大會列侯諸將。出古鎧一領。示於衆曰。是為佐藤四郎忠信之鎧。誰也。今日可以忠信忠勇者。苟其有之。孤將舉而與之。衆莫敢應者。關白因賜言曰。服此鎧。而無愧色者。唯德川氏臣本多中書為然。記昔長

湫之後。失我偏將三人。孤憤怨之極。聞敗即發。步騎三萬。颺擊而馳。時中書在敵營。聞之。率手兵五百赴援。與我軍相距數百步。並隊而馳。每兩軍相摩。輒發。執批戰。我軍不敢動。行里餘。有一騎蒙鹿角。下鞍飲馬於河者。問渠為誰。稻葉伊豫曰。本多平八也。孤不覺淚簌簌下曰。壯哉平八。以我三萬。擊渠五百。猶石壓卵。渠則從容飲馬。以示餘暇。何其壯也。但我殺之。固無補於勝敗之數。不若且縱之。以成渠勇矣。遂不顧而馳。今日未之古人。非藤忠信。莫可以比。遂以

賜忠勝。是夜公竊召忠勝。自點茶而侑之曰。子勇誠無雙矣。雖然。夸揚之衆。以成海內之名者。孤力亦為多矣。因徐問曰。未知與德川氏。其恩之輕重大小何如。忠勝伏而不答。強之則曰。殿下之恩。江海無量。但臣為德川累世臣屬。君恩之大。非可以輕重較也。公不憚而罷。

寧靜子曰。豐公之不擊忠勝。猶曹瞞之不追關羽。英雄襟度之豁。可想耳。抑二公賣恩外臣。以結其歡心者。皆欲收以為已用也。而忠勝之不從豐公。亦猶關

羽之不從曹瞞也。忠勇義烈之士，寧有可以區區賞賜羅致乎。

關白誅利休

關白在聚樂，嘗游南禪寺，路過黑谷。時方盛春，櫻花歷亂，偶有婦人從一僕行賞花者。乍聞前驅傳呼之聲，趨避之花陰。關白自輿中瞥見，容姿艷麗，光彩射人。就問誰氏女，其僕云：茶博利休女，新寡而守孤棲者。關白聞之心動，欲載以歸。慙諭其意，辭曰：妾近喪良人，寡居茆茨，哀泣之餘，安能得奉箕箒。關白為

之魄褫，芒芒然歸，遂強之其父利休。利休亦謂苟曲從關白意，世必云賣此女以婪倚利也。因固辭不從。關白末如之何，意殊怏怏。適有人告者云：利休自刻其像，置之大德寺山門之上。關白於是發怒曰：夫山門者，天子入焉，諸公卿入焉。茶博何為者，敢置其軀於天子公卿之上，無禮甚矣。又聞其有私於茶具諸器也，益怒，竟使人賜死。方此時，利休與其徒宗巖，點茶於一室，聞命下，不敢驚，儀畢徐起，分器什於所親，以為記念。然後從容自裁云。

寧靜子曰。利休一茶博耳。乃能耻依其女。以博富貴。推此心也。何曾有私於區區器玩哉。後之奉其茶儀者。往往贗鼎欺人。其能無愧其師乎。

利休之靈

一夕豐公從美人數輩。入于茶房。點燈而坐。自種炭於地爐。以為樂。既而房中忽現茶博利休之靈。其狀烏帽黃道服。漸逼而坐爐邊。熟視其種炭。目光閃閃。呼吸生焰。衆姬皆悸欲走。公睨視一喝曰。汝何無禮。不脫帽而敢見我。則逡巡退倚于坐隅。公乃架茶鼎。

於爐中。徐起引衆姬入便室。遂呼侍醫堀三十郎。戒之曰。利休之靈在彼。汝且往叱焉。三十郎諾而往。先牢鎖廡下戶牖。而後入房。彷徨索之。杳無形影。乃復命曰。靈既去矣。殿下勿以為意。此時三十郎齡僅十五。容姿端嚴。而辭氣從容。公大歎賞。賜以紫袍一領。寧靜子曰。豐公之誅利休。非其罪也。宜其氣寃結。以現此異靈也。抑公以叱叱風雲之勢。不能無悸心於一利休之靈。亦其秉夷之良不可已者矣。至其賴小醫子之力以自安。則誠可笑之甚。

征韓之役

征韓之役。小早川隆景在開城府。使其臣曾根兵庫。候起居於名護屋之營。太閤召見之。兵庫并謝伏地。曰。寡君隆景使賤臣某敢請。今願得致生兵十萬於韓。則使其守韓之諸城。隆景乃與諸將士。率現兵十三萬。進飲馬於鴨綠江。長驅破山海關。直攻入北京。以一覆其巢窟。是寡君之志也。太閤聞而壯之。顧謂東照公及前田利家曰。卿等善記焉。孤縱不幸而即世。有関白秀次在。必將滅明國而後止。當此之時。吾

魂化為一大鐵盾。乘風雲上天。以殲四百餘州髯奴於一壓之中。亦在吾度內耳。因憶古有死而為雷者。孤偶忘其名矣。施藥院秀成在側曰。即管相國也。太閤曰。然。此小漢不中吾舉。凡一點垢。尚能死逞其志。而何有於乃公哉。滿座悚然。莫弗驚其雄膽。

寧靜子曰。豐公征韓之役。世多議焉者。余則謂。以蓋世之雄。立無事之朝。咄咄不堪髀肉之生。則外征耀兵。亦勢之所必至。特主將不得其人。加以暗地理。而公之齡亦從頽矣。假使其事在五六年前。而公自任

親征之逆。則轉瞬滅韓。且暮渡江。明社之覆。未必不在覺羅氏之先也。故余嘗歷論宇內英雄。定為四傑。曰豐太閤。曰忽必烈。曰歷山王。曰那波烈翁。而秦皇漢武不與焉。猗與偉矣哉。

酒井善左衛門

主計頭清正之入韓也。薩人梅北宮內者。時其亡。起兵侵肥後。肥後人多屬之。兵勢甚盛。佐敷留守酒井善左衛門。度其不可力爭。乃詐納降。避城迎之。梅北欣然而入。於是善左謂梅北曰。臣仰君威靈。既為臣

屬。豈復有他腸。願獻杯酒。以祝今日。乃招請梅北。盛設供張。及享。使美人行酒。梅北高踞上座。殊有得色。因先自酌。而後舉觴屬善左。旋起取觥侑之。善左察其無戒心。抽刀蹶起。梓梅北仆之坐。刺其喉以殺之。事起不意。在坐皆倉皇迷亂。爭欲刃善左。善左瞑目叱之曰。汝等喪心耶。我為國家誅逆賊。宜舍逆助順。則我公必有服從之罪。以賞討賊之功。否則天誅不旋踵矣。衆皆投刀羅拜。諸從梅北者。聞之皆遁。善左追擊殲之。餘黨悉平。善左原秩二百石。清正賞其功。

十倍與二千石。

寧靜子曰。此警也。豐公亦驚愕。至遣淺野彈正討之。本多中書助之。然而善左衛門一人之力。能平之。奇男子也。諸史多不錄姓名。特表出之。

悍卒

征韓再役。淺野左京大夫幸長。與明將高策戰。彥陽不利。猶進不已。從士龜田某。回其轡。以刀鞘策馬。馬奔向蔚山。明兵追躡甚急。幸長麾下。或死或散。能從者國老河內。淺野氏及步卒橋本六郎耳。六郎善銃。執

銃名小狐者。連發防敵。銃熱不可手。乃自溺以殺其熱。復返射殪數十人。彥陽距蔚山僅二十里。皆途餒矣。六郎取搏餅三於腰。以其一奉幸長。一以自食。欲收其一於囊。河內自旁乞之。六郎疾視曰。是僕之後食。足下身為國老。而臨陣曾無腰糧之慮。何以能戰。今日之敗。未必不此之由也。河內忿恚甚。欲得六郎以甘心焉。請之幸長。幸長不許。六郎子孫。今尚仕在藝藩云。

寧靜子曰。堂堂大國之老。賴一步卒之力。以免乎萬

死。又至乞其食。真可憫笑矣。曹劌所謂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者。亂世猶然。况泰平之朝乎。

太閤觀五老刀

豐公在伏水第。偶出外廳。觀數口佩刀。挂在架上。蓋大老諸公所脫也。公笑顧前田玄以曰。我且暗射其為某某刀。汝默而聽之。其金飾者。秀家也。寸過度者。景勝也。草纏其柄者。利家也。柄室皆異樣者。輝元也。而素朴無華。製造不異常者。是為江戶納言耳。玄以驚曰。一如尊命。不知殿下何以知之。公曰。夫秀家矜

飾。凡事好佳麗。而上杉之剛武喜長劍。自其父時而然。又左起鼻。賤領大國。而樸茂之性。不改其初。毛利氏之好奇偉。則不祖劔佩也。唯吾江戶納言。沈勇而有天度。武庫兵森然。其所賴者。不在一劔。吾是以知之也。

寧靜子曰。豐関白之於五老。觀其所佩刀。而品定其為人。絲毫不爽。亦足以徵其知人能用矣。抑我德川氏。與前田毛利上杉諸家。互榮於今日。而浮田氏獨忽諸。好佳麗之弊。其可不畏哉。

太閤薨

太閤以慶長三年八月十八日午時薨。壽六十三。葬於東山阿彌陀峯。初聚樂第之成。公偶詠國歌一首。自書之箋。使尼孝藏主函而藏之。戒曰。他日有需。則出之。後十二年。至此病篤。俄召尼孝命之曰。持昔所貯國歌末。尼孝出而進之。公直援筆。記歲月日及諱於其後。欲并造花押。半成而腕滯。乃擲筆。明日而薨。蓋豫以擬絕命詞。臨薨出以遺後人也。其歌曰。露止置。露止消。奴留我身哉。奈仁波乃車波。夢乃世乃中。

此箋今尚傳在木下侯云。

寧靜子曰。嘗誦大風歌。而想見漢家隆興氣像。及讀秋風辭。則又哀樂盛衰之感係之矣。唯我豐公歌。僅僅三十一字。而一生鴻業。似夸似嘲。而自吾得失。無復所恨之意。隱然見於辭表。嗚呼。豪邁快豁。世復有如此大英雄耶。

加藤嘉明

加藤左馬助嘉明。沈勇而有識量。其待諸臣。恩威兼洽。嘗好聚船載菟器。每明高至長崎。託而致之。家有

青瓷鍾子淺碟各十枚。嘉明最愛玩之。有佳客輒供之。一日侍臣某。誤墜之地。破其一枚。侍臣思主怒。恐惶待罪。嘉明聞之。如有所思。乃召侍臣曰。汝勿患。我豈為小過棄一士耶。因呼取其餘九枚。盡毀之曰。汝等勿以我誤為洩憤之舉。吾有所大悔也。顧使此器永存。每後來供客。人必曰。某年某日某姓名破其一。是以唯九。是以器玩之故。永遺一士污名也。吾心所甚憎。是以如此。蓋自此絕意。不復愛奇物。

寧靜子曰。東坡云。人能讓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

破釜。非謂鄙吝之心。不覺發露耶。今也人破其所愛名器。而恬然不怒。更毀其餘。以滅破者之跡。寧有曠懷洒脫如此之士耶。東坡又云。寓意於物。雖尤物不足以為病。嘉明氏之愛瓷器。其殆寓意之善者歟。

塙團右衛門

塙團右衛門直之。仕加藤嘉明。屢有戰功。遂為親隊將。食祿千石。及關原之役。加藤氏怒其違軍令。遽罵曰。如汝終身不可當將帥之任者。直之深啣之。遂棄祿七命。留詩於舍壁曰。野水江南遂不留。高飛天地

一閑鷗。加藤氏時領豫之後游事數君。皆不得志。去
投妙心寺。為僧。師大龍和尚。改名鐵牛。麻衣草履。猶
不脫一劍。化飯京中。京中人莫弗憐而敬焉。嘗與大
龍赴高家齋。請鐵牛後至。和尚怒責之曰。與師會
而後。何也。鐵牛不答。徐布座具。拜跪曰。一鞭遲到。且
休怒。君駕大龍。吾鐵牛。和尚拔麈感歎。
寧靜子曰。塙團戰國一武夫。而能悟禪機如此。真不
可多得者矣。但團事史多錄焉者。率係武勇之蹟。余
特錄其異於衆者。以存奇士。

恠猿

藝之廣島。有福島伊豫者。其正廳之側。夜夜有恠出
焉。人莫敢入之。一夕武藤坂井大橋真木村上諸人
來集。時塙團右衛門亦往。談論移刻。團起之。主人
慮其有異。使侍童執燭從之。廁在大松樹之下。萬蘿
纏其上。忽有物下。簌簌有聲。陰風一綫。駭然墜屋上。
團謂是所云恠者。屏息俟之。既而恠據屋端。俯闔廁
中。面如赤夜叉。目光爛爛射人。團張眼叱之。恠轉身
下。直自廁底。手摩團之臀。團伸臂執之。恠則躍上屋。

闖之如前。於是團決起攫其腕。極力牽之。則戶為破。燭滅。恠在暗中。輾轉欲逸。向之侍童。走來特其脚。團急抽腰刀刺之。廳中主客聞其聲也。爭未燭之。團滿身被鮮血。淋漓朱殷。恠則屍然僵在地矣。迫視之。乃一大獼猴之極老者云。

寧靜子曰。世俗所謂恠云者。往往有形氣觸人。而無見其物也。其實非無物。唯無有如墻圍其人者。捕而獲之耳。夫獼猴狐狸諸妖獸之外。寧別有恠云者乎。因思昔者源三位所射恠獸。亦安知非是等之類耶。

飯田覺兵衛

肥後侯加藤忠廣。清正子也。嘗詔左右曰。我願為多力人。左右曰何也。曰欲重襲厚甲。以免銃丸之害耳。飯田覺兵衛。侯之舊將。而數從清正有功者。此時在坐。進而泣曰。主君何言之怯耶。夫先君之在世。破堅挫銳。大小數十戰。未嘗受一刀一癢。遂為征韓先鋒。蹂躪八道。鬼上官之名。至今猶止兒啼。然而所着不過一單甲。抑為主將者。苟能愛將校。撫士卒。則三軍之從指揮。猶吾手足。然則三軍之甲。皆君之甲也。假令

將叛卒離。君雖獨重百甲。亦無補於死。君何言之怯耶。遂號哭而退。獨自歎曰。噫。加藤氏之亡。其不遠矣。居無何。忠廣果坐事國除。

寧靜子曰。當時所用。特鳥銃之小者耳。忠廣恐怖乃如此。設令在今日。觀白忽諸大礮。其收粟何如也。我聞西虜那波烈翁之奪落日橋。仰天數飛丸。約畧五六十矣。尚能得挺身其中以進。天授英雄。銃亦不能中。而何厚甲之恃哉。

阿波鳴門

漸悔曰。為予我之不慮。竟使鑿子成石。寧靜子曰。水野氏以勝成自名。而不能勝人。反使其成功。是夫自噴之不淑。何嘲人之為。雖然。鳴門之難。則有矣。一

戶川肥後

浮田直家病篤。自知不起。召侍臣曰。寡人且暮將入地。汝等能殉於我乎。皆曰。臣等受君洪恩。為日久矣。今日下從。何敢辭。直家喜而賜之酒。遂各書姓名於簡。遺命收之。柩。戶川肥後後至。獨不肯曰。人各有能。

將叛卒離。君雖獨重百甲。亦無補於死。君何言之怯耶。遂號哭而退。獨自歎曰。噫。加藤氏之亡。其不遠矣。居無何。忠廣果坐事國除。

寧靜子曰。當時所用。特鳥銃之小者耳。忠廣恐怖乃如此。設令在今日。觀白忽諸大礮。其股栗何如也。我聞西虜那波烈翁之奪落日橋。仰天數飛丸。約畧五六十矣。尚能得挺身其中以進。天授英雄。銃亦不能中。而何厚甲之恃哉。

阿波鳴門

慚悔曰。嗚乎。我之不慮。竟使鑿子成名。寧靜子曰。水野氏以勝成自名。而不能勝人。反使其成功。是其自嗤之不暇。何嘲人之為。雖然。鳴門之號。則夸矣。

戶川肥後

浮田直家病篤。自知不起。召待臣曰。寡人且暮將入地。汝等能殉於我乎。皆曰。臣等受君洪恩。為日久矣。今日下從。何敢辭。直家喜而賜之酒。遂各書姓名於簡。遺命收之柩。戶川肥後後至。獨不肯曰。人各有能。

有不能。夫破堅挫銳，脫君於萬死之中，是臣之所能。若夫徒死以從君於冥途，臣之不能。君必要殉死，宜莫若夫法華僧焉。何則？僧揮塵一喝，引導死者，猶且使之得成佛，而況自殉以導君於冥冥之中，其登天堂受快樂，必矣。且夫僧未嘗一犯矢石之難，而君之所以尊禮寵賜，十倍臣等，是雖以蒙恩之厚薄，且不可以不報也。如臣等，何敢能。直家爽然自悟曰：吾過矣，遂不復責殉死。

寧靜子曰：殉死之為陋習，今古一揆，可勝浩歎哉！世

之稱忠臣義士者，不知翼遺孤，以張大先君之業，而徒死以殉其所愛之君，與夫匹夫匹婦之為諒者，相去幾何，而況可以君責之臣乎？肥後之言，雖過激也，要可以為後人之鑒矣。

又曰：嘗聞一老人言云：殉死有義死、俠死、利死之辨。昔相馬氏臣，有金澤忠兵衛者，及其主大膳大夫義胤歿，慨然自奮曰：我家累世忠烈，至先人備中，凡十

地下。乃屠腹以死。是為義死。其儕輩聞之。亦有自奮而殉者。謂我豈可後於金某乎。是為俠死。若夫非甚有恩於其君。徒冒殉死之名。以為子孫榮耀之計者。是為利死耳。觀於此言。為士者。亦可以知所擇矣。

福尾勝兵衛

福尾勝兵衛者。因幡守淺野長治之臣也。方其主疾。病。心期殉死。會禁殉之令出。勝兵衛不得已。而別立一柴。及長治卒。柩車出。從而送之野。埋葬禮畢。諸臣皆散。勝兵衛獨彷徨墓前不去。其家屢使人迎之。固

執不動。則饋食供之。如此者連日夜。寺僧輩或勸就廡下。辭曰。僕心已從君黃泉。雨露之艱。固非所避也。當此之時。長治子長照嗣後為式部少輔。知勝兵衛之志。竟不可奪也。為築廬於山間以居之。勝兵衛乃從之。獎衣鹿食。日掃墓前塵。以終其身。寧靜子曰。福尾氏不以新令改其初心。乃延陵挂劍之心。而守墓不去。則端木廬塚上之志也。嗚呼。一死之俠可及也。不死之義。不可及也。

近古史談卷上



